

不要让名校毕业成为你一生最大的成就

○ 邓亚萍（1996级外语）

很荣幸作为见证者，参加学弟学妹们的毕业典礼。我从清华毕业是在2001年，18年前那一刻的感觉到现在都还记得：终于毕业了！

但是你们知道吗？那次是只有我一个人的毕业典礼。因为我要去莫斯科参加2008年申奥陈述，赶不上学校举行的毕业典礼，所以学校在外语系专门为我举办了一个人的毕业典礼。当时就觉得，咱们清华大学的学历可比世界冠军难拿多了！

今天，我从台下走到了台上，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：“清华”这两个字，对各位学弟学妹们意味着什么？可能意味着荣誉，意味着骄傲，意味着过去几年的刻苦学习；意味着初恋，意味着失恋，或者更大的可能意味着4年的单身——不用怕，因为可能还有第5年第6年。但作为学姐，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：小心“清华”两个字，变成你的枷锁。



邓亚萍校友在人文学院2019届毕业典礼上发言

其实认真算起来，我第一次“毕业”是在1997年，我宣布从乒乓球队退役。“世界冠军”这个身份，就差点成为我的枷锁。

那年我刚满24岁。我当年的名气，可不比现在的流量明星差。我退役前已连续8年世界排名第一，获得了18个奥运和世界冠军，是女子乒乓球大满贯第一人，也是当时世界公认的、历史上最优秀的女运动员。但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这意味着，有99%的可能，那就已经是我的大人生巅峰。几乎所有人都认定，那一定是邓亚萍这辈子取得的最高成就。

这意味着，无论我未来50年做什么、怎么做，我都极大概率不可能超越自己前20年的成绩。如果我去从政，就算做成了处长厅长甚至部长，也不过是那么多官员中的一位；如果我去经商，就算赚到100万、1000万、1亿，甚至连富豪榜都挤不进去。

你说我这下半辈子，还有啥意思？

我非常确定，我下半生的每一次出场，哪怕我去唱嘻哈、跳街舞，都会被介绍说是“前世界冠军、前女子乒乓球运动员邓亚萍”。比如刚才，老师就是这么介绍我的。在那个时候，其实从任何角度来说，我的人生

已经被紧紧封住了。在我面前，是一条笔直的、清晰的下坡路。

所以，我有时候听到年轻人说迷茫，我就觉得好笑。对不起，他们没有这个资格。在座的每一位，你们都没有这个资格。连我面对如此“黑暗”的未来都不曾绝望，你们又从何谈起迷茫呢？

二

我退役前，就开始考虑之后究竟要去干什么。周围99%的人都建议去当教练。当教练，带出来全国冠军；当个更大的教练，带出来世界冠军；再当总教练，带出更多的世界冠军。这也是以往的运动员退役后最顺理成章的一条道路。

甚至直到前两个月，我去央视解说世乒赛，都有很多观众非常热心甚至是带点惋惜的语气留言说：“唉，邓亚萍解说得真好，不去当教练真可惜！”

我们有个特点，但凡你做出一点特立独行的、不一样的事，大家就会围上来，用特别好心、特别温暖的语气给你提建议：“别这么干。”

可我那时候就是不想当教练。反正我面前一定是一条下坡路，那我就要做点不一样的事儿。你们不是觉得运动员四肢发

达、头脑简单吗？你们不是觉得运动员读书都是镀金、骗学历吗？那我偏不信，我偏要证明给别人看，运动员也能做学问！我就较上劲了，这就是我退役后到清华大学求学的初衷。我就是想要挑战这种偏见。

母校当年录取我，也是顶着不小的压力。外界有评论说，录取邓亚萍，你们清华是不是在傍名人、捧明星？感谢老师们集体讨论，遵循“鼓励差异、用人所长”的传统，同意我入学。

所以我从来不曾松懈，一篇英文演讲稿，可能你们不到半天的时间就能记下来，我要一句话一句话地去模仿，就得花上一个月。

但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，虽然很艰辛、很困难，但慢慢地我开始找到一点自信，感觉自己并不是那么笨，说不定还真能做点学问。直到11年后，我从剑桥大学博士毕业的那一刻，才敢于对母校说：“你看，我邓亚萍，没有给咱清华丢脸！”

三

学士毕业、硕士毕业、博士毕业，加起来算是我人生的第二次毕业。这一次毕业，虽然没有了我退役时的光环，不会被那么多媒体报道，但对我自己来说却更加自豪。

你可能会问，这有啥特别的，邓亚萍你真的成功了吗？事实上自我退役之后，各种质疑、批评的声音从来没断过。我都知道。一件事如果做好了，那是因为我借助奥运冠军的名气；如果没做好，很多人就开始嘲笑：“你看，果然搞砸了吧！”

但我一直记着胡适先生的一句话：“成功不必在我，而功力必不唐捐。”是



2001年，邓亚萍在清华大学外语系毕业

的，仅仅从我自己的事业而言，我的确不是最成功的代表，但我证明了一件事或者说我做到了一件事，那就是运动员可以有不一样的选择。

你想想，如果再有一个运动员退役，他面临的选择一定不仅仅只有做教练、带队伍。在他前面，已经有一个叫做邓亚萍的人，闯出了一条读博士、做投资、做管理的道路。

而且更让我自豪的是，他所承受的压力一定比我要更小。因为他只要是做得比邓亚萍更好，就足够了。他不用成为最有才华的博士，只要他学问比邓亚萍更扎实就足够了；他不用成为最有眼光的投资人，只要他赚得比邓亚萍更多就足够了。他要承受的比较，已经不是运动员和非运动员的比较，而是他自己和邓亚萍的比较。对这一点，我一直都非常骄傲。

媒体也好，舆论也好，大部分时候只关心你的成绩，而不会关心你做这件事的意义。但对我自己来说，这才是最大的价值。

四

刚才说，这是我人生的第二次毕业。但很快，我发现自己又遇到难题了。

2008年，我在剑桥大学拿到了正儿八经的博士学位，我突然成为女博士了。在座的各位，女博士不少吧？在咱们人文学院，我这么看一眼，女生的比例也应该比男生更高吧？那你们一定知道，一个女博士毕业了，该面对多少社会的压力。

直到今天，我的微博留言和私信里，还不停地有人说：“邓亚萍，你都快50的人了，好好相夫教子不行吗？你都这么强了，你还想干嘛呀！”嘿！我就纳闷了，



2018年校庆，邓亚萍校友（左4）参加第八届“校友杯”乒乓球比赛，与邱勇校长（左5）、唐杰秘书长（右1）一起为获奖选手颁奖

什么叫“我还想干嘛呀”？我做投资、做管理、做咨询，这不都是工作吗？

如果一位男士中年转行，你们就说他是勇于挑战；一位女士中年转行，你们就留言说“你要干嘛”？凭什么啊！

其实说了这么多，我也知道，清华学子身上肩负的压力。你们从4年前甚至10年前，就被父母、老师、同学，周围所有人寄予厚望，所有人都在等待着你们成功，而且是“大成功”。学业上、工作上出了点成绩，一听说你是清华毕业的，“哦，怪不得……”；如果出了问题，那语气就变成了：“清华的就这水平呀！”

整个社会用最高的标准来要求咱们清华人。你周围的每一个人，都会给你温暖的提醒：你应该去留学；你应该去外企；你应该去静下心来做研究……每一个提醒，都包含“应该”和“不应该”。

可是，凭什么呢？凭什么，清华学生毕业就只有那么几条道路可以选择？我深深祝福、期望每一位学弟学妹，都能够打破周围的偏见和枷锁。

回首人生，我第一次“毕业”——从

乒乓球队退役，最大成就不仅是那些金牌，而是证明了：个子矮的运动员，同样可以拿世界冠军。以前那些因为个子矮在第一轮就会被教练刷下来的小队员，在邓亚萍出现之后，获得了更多的机会。第二次毕业是学业上的毕业。我拿到的不仅是一张文凭，而是向后人证明：运动员也能来读书！运动员不等于“四肢发达、头脑简单”！现在，我期待着第三次毕业，我希望能让性别不再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。

同学们，今年全国高考人数超过了1000万，而咱们清华的录取名额大概只有3000多人。也就是说，只有大概0.03%的同龄人，才能考上清华大学。

我自豪的是，没有让“世界冠军”这4个字成为我一生中唯一的成就；我也祝福各位同学，不要让“从清华毕业”成为

你一生最大的成就。

从今天这一刻起，我祝福你放下一切，从零开始。只有一点，希望能留在你的心里，那就是咱们清华人的“骄傲”；我们可以打破所有的偏见，但有一个“偏见”希望你能留在心中，那就是“自强不息，厚德载物”。

君子应该像天宇一样运行不息，即使颠沛流离，也不屈不挠。如果你是君子，接物度量要像大地一样，没有任何东西不能承载。

我们的每一个选择、每一份工作，不只是为了自己，应该是为了更广阔的人群，为了人民，为了祖国。最终，应该是为了整个人类。

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，清华人，加油！

回忆五十年前的毕业分配

○周国彦（1969届土木）

我是1968年12月从清华大学毕业的，到现在已经整整五十年了。

我1963年9月从无锡市二中考入清华，学制六年，本来正常情况下应该到1969年7月毕业。但不幸的是遇上了给国家和民族都带来深重灾难的“文革”。在1968年下半年，学校对积压在学校里等待分配的1967届、1968届两届毕业生陆续进行了分配，1966届已在1967年下半年分配，绝大部分毕业生都去了基层和边疆。

我们9字班学生（1969届）看到前几届学长兴高采烈地打点行装，离开学校这个是非之地，心里非常羡慕。12月初，校

内传出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，说是中央同意清华的1969届毕业生提前到1968年12月份分配。消息不久由工宣队予以证实。我们1600多名学生欣喜若狂，总算可以离开学校远走高飞了。

过了几天，各班都正式公布毕业分配方案。在毕业分配名单正式宣布的前几天，班级里的工宣队也做了一番民意测验，找我们一个一个谈话，征求对分配的意见。我们全班19个人，公布了19个接收单位，涉及到六七个百分点，反正就是让大家在公布的方案中先自选去向，再由工宣队统筹安排。当然差不多人人都希望尽量